

千兩黃金要我頭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九

進入南疆省城喀什

由阿克蘇至喀什的行程，於清末名將左宗棠、劉錦棠治理新疆時，在行軍與補給上，算是一、二大站。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騎毛驢、乘駱駝，坐馬車需時一個月；於今大卡車要走四整天。我們兩輛避秦逃難車，一要拉遠尾隨中共軍的距離；二要追趕前行的軍政大員們，好相偕出國；三因阿喀公路建築在一望無垠的沙漠灘上，其間雖經歷巴楚、車師、阿圖什等縣境。但縣城距公路均在數十公里之外。沿途七、八百公里，根本看不到草木與人煙，也沒有留連的必要。原本需時四天的行程；我們僅走了兩天半。於民國卅八年十月十七日晚，就晉抵南疆首府喀什城。

喀什全名是喀什克爾。位於帕米爾高原東麓的喀什克爾河南岸，因以得名。建有回漢兩城，居民有二十餘萬，較省會迪化還多一倍。因而成為全省第一大城市。全區居民總數逾百萬，也是新疆十個行政專區人口最多的一區。回城位於喀什克爾河北岸，即漢時疏附國所在地，今仍稱疏附縣。城內有第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疏附縣政

府、地方法院、中央及新疆省銀行分行，以及英、美、俄、印、巴、及阿富汗等國領事館林立。商賈雲集，市肆繁華，已闢為商埠，是新疆西部貨物集散地，也是古絲路的重要地點。居民以維吾爾族人為最多，柯爾克孜族及哈薩克族人次之。此外還有烏孜別克族及塔塔爾族人，散處於城鄉之間。

漢城位於喀什克爾河南岸，即漢時疏勒國舊址，今縣名仍稱疏勒。為東漢名將班超、耿恭，治理西域三十六國之駐節地。其後歷唐、元、明、清各代，所有駐軍皆以此城為大本營。民國以來仍為南疆軍事重鎮。當時南疆警備總司令部仍駐於該城內。居民以回族人為最多。這與楊增新與金樹仁相繼主政二十年有關。他們兩人在軍政人員方面，大都引用甘肅人，而甘肅人大都信奉回教。這些甘肅回民在退伍、退職後就在疏勒落戶，就此形成多數戶民。漢族人次之，大都由公教退休後，變成商民。間有少數滿族人，皆係清軍官兵後裔。至於城外各鄉，仍是維、柯兩族人的天地。

我們在哈密包雇西北公路局的兩輛大卡車，

言明終點站，就是疏勒城。是晚車抵疏勒汽車站，人車解約，各自分離。筆者一為節省一點旅費；二為便於明悉當地情況，乃率沿途所遇合的十二位同學同志，下榻於疏勒縣警察局的貴賓招待所內。蓋因該局劉副局長（負責實際責任），原在民政廳警政科任股長，於半年前由廳任命出任現職。久別重逢，情誼仍存。他既以長官來看待我，我也就心情泰然的住在招待所內了。我由哈密不遠三千里來到喀什，就是為「避秦」而出國。而出國的第一要事，就是要具備出國護照。

在新疆省境辦理出國護照的機關；在迪化是外交特派員公署；在喀什改歸南疆警備總部外事處代理。因此抵喀什的翌日上午，筆者就偕同警校同學郭城修前往南疆總部，去拜會歐陽高參。因郭同學是迪化警備總部第二處科長，在業務上以及私人函件，常與歐陽高參有來往。對其在喀什的住址都甚明悉。當我倆按址找到歐陽高參後，開門見山就說明來意，請他鼎力幫忙，向外事處迅速給我們辦理出國護照，以便早日追上前行軍政大員們。歐陽高參聽畢我的話後，就一邊指着捆好的行李，一邊回說：

「新疆警備總司令趙錫光決心要跟着陶峙岳走，這是本人工作的失敗。失敗的人只好走路，現在行李已經捆好，要搭今日下午二時開往葉城的這班車，先到葉城，然後棄車乘馬，翻越喀喇崑崙山，前往印度的克什米爾。辦理出國護照手續繁瑣，豈是一二小時內能辦好的事；何況趙錫光既已失節降共，決不會再同情新疆棄節逃難人。情勢如此，愛莫能助！請二位老兄多多原諒！」

歐陽督時任南疆總司令部少將高參，也是軍統局派駐喀什的最高情報負責人，算是南疆第一號國特人物。於今趙錫光既然決心要跟着張治中與陶峙岳走。他只有捲鋪蓋走路的份兒，別無他途可想。但他只自顧自遠走高飛，對路過求助者，竟然一退六二五，推的乾淨俐落。真使我倆難過已極！但也無可奈何，只好無語告辭，低頭走路了！

但歐陽高參此一推辭，在事實上倒幫了一個大忙。如他當時滿承滿應，領我到外事處登記辦理護照的事，那我無異去向閻王報到。因我請領護照一事，不僅要具真名，還要面交相片，這樣一來，我還能走出疏勒城嗎？必死無疑。原因在此同時，趙逆錫光已接到彭德懷與王震二共魯的密電：指明筆者與毛君強二人是新疆省境內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誰能抓到我倆，就賞以黃金千兩。趙逆爲了千兩黃金動了心。正下令召集喀什兩城軍警負責人，嚴密佈署要於是日下午四時開起城門，實施戒嚴，務必將我手到擒來；以便邀功領賞。

趙錫光要捉我領賞

趙錫光爲何對我如此心狠手辣，也有原因。在當時來說，駐成新疆的三軍八師的首長們，上自總司令下至軍師長對我均有見面之情。因我出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而哈密地處甘（肅）、新（疆）交通要道上，這些軍事首長們不時過往常有迎送，當然就有見面之情了！唯獨趙錫光因他入新時晚，當他由甘調新出任四十二軍軍長時，筆者已調任民政廳出任警政科長。因而與他緣慳一面。他一因沒有人情債；二因此次懸賞有份量。就此狠下心來，要將我作爲邀功領賞的犧牲品。

古人云：「吉人自有天相」，當我在歐陽高參處敗興而返，回到警局招待所時，正是午餐時間。在我們十二人正舉筷吃飯的時候。而出席南疆總部戒嚴會議的劉副局長，在甫行散會後，即悄悄前來招待所找我，一見我面就將我由飯廳拉到會客室，輕言密語對我說：

「科長吃完午飯就走。再遲就走不成了！」

「爲什麼？」

「喀什兩城在今日下午四時要實施戒嚴！」

「喀什地方發生了什麼大事，需要戒嚴？」

「就是衝着科長而來的！」

「我昨日黃昏時才趕到喀什，今天上午什麼事也未辦成，怎能讓南疆總部大動干戈實施戒嚴呢？」

「不是科長職務的事，而是中共一野軍酋彭德懷與王震已到迪化，他倆給科長冠上新疆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的大帽子罪名，下令全省軍警機關嚴密通緝，並以黃金千兩作懸賞。趙錫光接電以後，一恐夜長夢多走漏消息，二因昨日到了幾輛汽車客人，推想其中有你。乃即時召開搜捕會議。爲了作地氈式的搜捕，乃決定今日下午四時在喀什兩城同時實施戒嚴，務必將科長抓到！」

劉副局長當面向我講完上情後，我根本不相信，本身會擔任起如此重大角色。因我在新疆服公職位，文不是省主席，武不是總司令；再退一步來說，也得具有軍師長、廳處長、或者軍統中統兩局新疆地方的主持人身份，或可權充此一罪名，然而我在當時五者皆無。當然是空谷傳音，或者是馬路新聞，不足採信。當時轉念懷疑劉副局長，因他本人不作「避秦」之舉。於今竟准許我這個秉漢節而不帝秦的人物，住在警局招待所內，對他今後的公職，是大受不利影響。遂假借戒嚴之名，將我送走了事，才是真情。當我與念及此，主人既然不歡迎，作客的人只好走爲上策；免因自己一時方便，影響別人的前程。有些說不過去。於是一面囑咐同宿警局招待所的同伴們準備起程；一面又趕往「共難赴義會」公共關係人關潔民的下榻處，密告喀什兩城要於是日下午四時實施戒嚴之事。昨日同車的難友們要走必須在二小時內，急速離城，如再遲延恐怕走不成了！關潔民聽畢我言，接下就問：

「喀什發生了什麼大事？需要戒嚴？」

「我也不知道。總是有這麼回事！」

我當時如此回答此事：第一，此事雖由我而起，但我本人尚有疑竇，第二，也不願讓這些同鄉們多知內情，惹起他們恐懼心理。在我話畢以後，關潔民眉頭一皺，表示在一二小時召集五六十人離城之事，確有困難；繼之又解釋的說：

「同行難友們住得很分散，此時有的人在街頭擺地攤，拍賣不需要什物，變作未來前行川資；有的人已趕赴疏附市場，儲購將來翻山越嶺所需藥物用品。大都不在寓所。要在一二小時內，如此短促時間，糾合五六十人離開喀什，在事實上決難辦到？」

「你們既不能走，那我現在就要走了！」

「你老兄將我們大家由哈密，導引到喀什，一切尚稱順適，我們同行入對你老兄非常感激！於今你竟一拍屁股就走，如何對得起同鄉的難友呢？」

由關潔民的口吻，對我突然向他們告辭先走，有些責難。但他那裏知道，如果劉副局長之言是實，我已大難臨頭，只有早走才有一線生機。於是我接下同稱：

「我非要現在就走不可，不能再遲了！」

「那你老兄非走不可，你就先走吧，我們得待兩三日後才能離開此地！」

當我向關潔民告辭後，就返回警局招待所，偕同十二位同伴乘上兩輛警局交通馬車，大模大樣，走出城外。沿途雖遇許多軍警正在佈署警戒崗位。一因尚未至戒嚴時間；二因是警局交通馬的關係。佈署好的軍警崗哨，並未攔阻查問，很

順利的走出疏勒城外。

就在我離開疏勒城一小時後，喀什回漢兩城同時實施戒嚴，以地毯式的辦法，要搜捕本人。因我在一小時前已離開漢城，搜捕的結果，當然要落空。趙錫光爲了千兩黃金黑了心，硬要找線索來抓人。結果與我同車抵喀的關潔民，（甘肅民國日報社長現在臺），唐雄（中央通訊社蘭州分社主任國大代表，現在美）與張立齋（北平藝專教授，現在美）三人，在兩天之內，被趙錫光捉放了三次。主要追問同行人中，有無迪化民政廳警政科長李郁塘這個人。他們的回答：第一沒有去過迪化，當然遇不到這個人。第二我在哈密遇見關潔民，被警局王督察長介紹爲李局長而不知名。沿途上有事洽商也是道姓不道名。因此警備總部搜捕我的官員們，雖在兩天追問了他們三次，仍然是一問三不知。因爲他們三人都是內地各省逃難來到喀什的，不在通緝中。

最後終獲釋放。他們三人在疏勒城，爲什麼被趙錫光在兩天之內，捉放了三次之多。迄今時達四十年了，他們都還被蒙在鼓裏。莫明其中堂奧裏！

共特在家守了百日

中共一野軍曾彭德懷與王震二人，一到迪化就給筆者冠上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大幅子的罪名，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因我當時僅是全省警政上的一位薦任級的主管，那有充當如此重犯的資格，與千兩黃金的身價。因此當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道出喀什兩城突然實施戒嚴之事，

是衝着我而來的。我根本不相信有這回事，只是引起一點疑心而已！其後追上騎五軍馬呈祥軍長，新二軍葉成軍長、民政廳王會善廳長、迪化市警局劉漢東局長、以及軍統中統兩局在新疆負責人饒鐵珊與楊拔一等的軍政警大員們。我也未便道出此情。及至民國三十九年元月來到臺灣後，我對此事仍然守口如瓶。原因是怕別人說我老王賣瓜，自己往臉上貼金，豈不爲人所輕呢！

直到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由新疆打游擊戰，打到了西藏。再由西藏轉進印度，然後乘飛機經菲律賓，飛返臺北機場。當時毛君強和我即時前往松山機場去接機。俟我倆將堯老及其同行的三公子堯道明兄迎到臺北市泉州街鐵路飯店，待政府迎接大員走後，我倆才進入他的套房。堯老一見我倆，劈頭第一句話就說：

「看你倆悠悠閒閒，在臺北還是過着無名英雄的生活吧？可是把新疆搞得天翻地覆。你倆在新疆所擬訂的應變方案，我方大員們雖不重視。但中共方面却認爲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如有一案成功，新疆以及西北大局就要改觀！因此當彭德懷與王震二軍酋，一到迪化先以紅紙大字報，遍貼各大城市的街頭上；宣佈你二人是一等戰犯與頭號國特，予以通緝；繼之附加黃金千兩作懸賞。死活都算！」

我倆正想發言，向堯氏父子道出年來辛苦，但話尚未出口，堯老一面用手指指着筆者，一面接下又說：

「因你於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四日，單騎走天

涯，未携家屬，共特們懷疑你仍潛伏於哈密山區。竟派了三名特工人員，在你哈密家中守株待兔，監視了整整一百天之久。其後因共特們接長哈密縣警察局後，由警局副局長戴岱口中，證知你確實早已遠走高飛，才將駐守人員撤走！」

由堯主席來臺當面對話，才證知毛君強兄和筆者，在民國三十八年春夏之際，所擬製新疆反共抗俄應變計劃，甚為中共軍酋們重視。同時也證實是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疏勒縣警察局副局長，對我輕言密語的悄悄話，全係維護我的好意真情，決非藉口揶揄我的虛情假意！然而我却將劉副局長的好心當壞意，無端懷疑了一年半，真是所謂何來，大不應該。也就因此，同時和我由新疆逃出鐵幕的數百文武大小官員們，迄今時逾四十年，他們都還不曉此情；至於我政府要員以及其他國人，更勿論矣。

新疆歷史幾乎改寫

當民國三十八、九年間，赤燄高漲，以瘋狂般形勢席捲大陸時，共幹軍酋每到一地，給往日地方人士，隨便在頭上冠上不三不四罪名，予以監禁或殺害者，可說全國各省市都有，不足為奇。不過話再說回，在一省一市給人扣上第一號戰犯與頭號國特罪名者，也未多見，少之又少。這不是共酋們對此一罪名有所吝嗇。而是能獲得此一罪名者，必須具有能影響一省一市大局成敗事實者，才可充當。而筆者不幸，於民國三十八年在西北大局波動時，確實研擬過多反共抗俄應變方案。可惜因為人微言輕，不發生絲毫力量，

都未成功。如有一案成功的話，那西北大局就要改觀；新疆歷史就要重寫！

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廿日，張治中以國民政府和平談判首席代表身份，率團在北平向毛澤澤東屈膝投降，作了「二臣」。此一貽笑中外的醜事，對全國來說，無異亮起紅燈；對新疆來論，更是不祥之兆。原因張逆當時不僅是現任西北軍長官，尤且曾是前任省主席。他的羽翼佈滿全疆，均居高位，影響所及對新疆未來前程，實屬莫大的不利！筆者與念及此，深以為憂！乃即時以全省警政主管身份去拜訪，時任軍統局迪化站饒鐵珊將軍。我一見饒鐵珊就說：

「請站長（迪化情報站）今後不再做俄國人的工作，及邊疆人的工作，首先來做陶峙岳的工作！」

「做陶的什麼工作呢？」

「叫陶，活和我們一起活，死一起死，就算您工作的成功！」

「你繞彎子來說話，說了半天我還不知你在說什麼？」

饒站長既然裝聾作啞，不願自己挑明，筆者就得打開窗子說亮話了！乃接下就說：

「張治中以西北軍政長官身份，在北平向中共屈膝於先；陶峙岳就會以新疆警備總司令地位，降共於後。因此請您設法防阻陶峙岳跟着張治中走！」

饒站長一聽我言，臉色驟變，口氣也不佳，接下就說：

「你怎麼在陶先生背後，我的面前來挑撥離間呢？」

因他倆有同鄉關係，遂出此言。我一聽責備之言，接下就進一步的說：

「我接觸陶峙岳比站長早，認識陶峙岳也比站長深。陶峙岳在西北服務軍旅十年，給胡宗南將軍當了十年部屬，心懷不滿，移怨領袖。張治中一出任西北軍政長官，就擢升陶為副長官，脫離胡的節制指揮，就心懷感激。於今張治中既能作二臣於先；陶峙岳就要追隨於後。此所以要請站長多多注意陶的行爲。要他死活都和我們在一起！」

「陶先生已被中央依為西北長城，從今以後不許你再有此種論調！」

古人云：「話不投機半句多」。關於防阻陶峙岳變節之事，我也不願再多言了。

挽救西北大局構想

張治中在北平降共以後，中央政府乃於五月五日，接發發表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將軍繼任西北軍政長官之職。此一人事安排，對大西北來說，具有莫大安定力量。尤且對新疆，正是除奸肅賊，改組新疆軍政大局的良機。筆者與念及此，乃趁哈密專員堯樂博士正在迪化籌組南疆視察團的時候；因馬（步芳）堯（樂博士）二人素有淵源，如能由堯氏晉言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很易成功。即時擬妥改組方案：以堯易鮑（爾漢），以馬（呈祥）換陶。所具的理由是：鮑爾漢是個老俄諜；陶峙岳要跟着張治中走，此兩人不去，新疆不保，西北難安。進行的方法是：以向馬長

官道實爲由，必須親往蘭州一行。一便向鮑爾漢請短假；二讓陶峙岳早派軍機。果以言之成理，就此瞞過陶鮑二逆。遂於五月七日得飛蘭州晉見到馬步芳將軍。俟馬長官過目新疆改組方案後，理由正大，旨在衛國保鄉，當即採納。即時密電駐迪化騎五軍馬呈祥軍長（現在臺），俟改組事宜就緒後，再行呈請中央明令發表。

馬軍長接電以後，深覺改組警備總司令部，非常輕易。更換一位總司令就成了，頂多再加上一位參謀長。但在改組省政府，就牽涉較廣，凡媚史（達林）親毛者：如省主席鮑爾漢、秘書長劉孟純，迪化市長屈武等都必須去職；再由何人來調補移位都得大費週章。當然得需較多時間。就在馬軍長緊鑼密鼓，秘密進行改組軍政兩大機構之時，竟被陶峙岳偵知。蓋因陶峙岳服新有年，耳目衆多；尤有反對此案者，從中破壞，竟然去告密通風報訊。陶峙岳獲得此情後，甚爲惶恐，乃星夜搭機趕飛蘭州，一見馬長官的面，就以恫嚇的口吻說：

「長官就任伊始，當以安定西北爲職志，不宜製造戰亂爲能事。堯樂博士向爲史達林所深忌！若於此時易鮑爲堯的話，那新疆大局，會在一夜之間搞得烽火連天，天下大亂。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目前好壞我還是副長官，知情不能不報。更易新疆省主席一事，尙請長官三思而後再行！」

陶峙岳一向是位巧言善辯的能手，何況此事與他榮辱有關，當要想盡說辭，將改組新疆軍政之事，予以阻止。而馬步芳將軍一向寡言木訥，

缺少心機，對陶峙岳的恫言危語，信以爲真。再加馬步芳往昔對新疆種切，向少聞問，多所不明。於今甫行就任西北軍政長官，一見陶峙岳以副長官身份，大力反對改組方案。頓時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之事，就此胎死腹中。堯樂博士蘭州之行，竟成泡影！這一件大事，自始至終都是由筆者主動提議的。因我要新疆警備總司令部易人，與新疆省主席的更位，當然就有資格獲得頭號國特的罪名了！

國民政府發表馬步芳將軍，繼任西北軍政長官，可說是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筆者當時也有同感。如能趁馬長官就任伊始，能將驍勇善戰，馳譽全國馬家軍的兩項缺點——參佐人才不濟、通訊器材缺乏，及時予以補救起來，就可立於不敗之地。果能如此，就可以西北的力量，去威迫華北，挽救東南，國家前途還有希望。再退一步來論，即使因全國大勢已去，難於回轉。最後也可利用青康藏高原險峻地形，以馬步芳與達刺喇嘛和陸的關係，精選廿萬精兵，共同退守西藏。仍可爲國家保住一片乾淨國土。遠顧國情，近窺環境，能及時補救馬家軍兩大缺點者，僅有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的處站，正有此長，具此能力。

筆者與念及此，就想到軍（統局）、馬（步芳）合作的一位橋樑人物——石玉貴學長。因石玉貴籍屬甘肅，時任軍統局迪化副站長。既與馬家有同鄉之誼；又可與軍統局西北各站處搭上關係。如能從中撮合，此事就大有可爲。此外還有迪化市警局劉漢東局長，既是軍統的資深同志，

又係騎五軍馬呈祥軍長的好友。如能從旁再敲一下邊鼓，此事就可促成，則西北幸甚，國家幸甚！

當我構念及此，就分別走訪石、劉二氏。在見面深談細析後，他們二人對我挽救西北大局的構想，都認爲是最好的方案。但他倆咸認爲在西北各省這些處站長們，在應變方面沒有如此眼光；在能力方面也缺少如此魄力！尤且各有秉承，另有作法。到頭來會讓你失望的！但我認爲國難臨頭，挽救國家人人有責。何況他們均居高位，自不能後人。巨料當我專誠去拜會他們請教時，果然均不作如是想。他們的觀感，咸認爲張治中在北平作了二臣後，西北軍政長官一職，理應由副長官陶峙岳升任。於今由馬步芳升任長官，他們正爲陶峙岳抱不平。因爲他們志在擁陶，當然就要排馬。既要排馬，何能再談合作？就此我所擬的軍馬合作方案，又成畫餅。就此陶峙岳又給我記上一筆罪狀。

游擊方案胎死腹中

在以上兩案：一成泡影，一成畫餅以後，筆者還不願向中俄共低頭認輸。退而求其次，就想組織邊民游擊隊，來與中俄共作長期週旋。在我想來如劉伯誠與陳毅二共酋，在山東河南那麼小的地方，居然打了八年游擊戰。而我們西北人，爲何不能在新（疆）青（海）藏，偌大地方上，打個十年廿年游擊戰呢？當我與念及此，爲了集思廣益，乃再度拜會智多星——迪化市警局劉漢東局長。當我說明來意，他接下就問：

「你的游擊隊在那裏？」

「哈薩克與蒙古人都是天然游擊隊，有人有馬又有槍枝。只要將領導人抓住，就會成功。至於維吾爾族人，堯樂博士專員就是最適當的領導人物。因堯氏素以反抗俄為職志，早已成為史達林的肉中刺，與毛澤東的眼中釘。他要求生只有組織邊民游擊隊之一途。如能由堯氏出任新疆反共游擊隊總司令，再由烏（斯滿）、賈（尼木汗）兼任副總司令、烏靖彬（蒙族領袖）出任師長，就可組成三軍十師的游擊隊了！」

「太好了！我贊同，趕快做！」

劉局長三句話九個字，對我的鼓勵非常大。因為時局緊張，事不宜遲。乃即時向民政廳請了長假，以示決心要進行游擊事宜。當我過返哈密晉見堯樂博士專員，說明時局逆轉，要求求生，只有組織游擊總部之一途後。當被採納，並囑我留哈出任哈密副專員，好幫他早日組成反共游擊總部。我返回哈密之行，算是不虛此行了！

筆者向堯專員告辭後，就去拜會時任新疆警備總部，派駐哈密情報站長毛君強上校；及軍統局駐哈密情報組中組長，共同商討此事。他倆也咸認在此時此地，除了組織邊疆游擊隊外，也別無生路。於是經我們三人小組，共同研商的結果：由堯樂博士出任新疆反共游擊隊總司令，烏（斯滿）賈（尼木汗）二人副之。每人各轄一軍並兼軍長，每軍三師，每師三團。每師約一萬人，三軍九師就有九萬人。此外再加蒙族一師，就有十萬之衆。在當時來說：哈族與蒙族有人有馬也有槍支，僅缺電臺；在維族方面，槍枝與電臺

都缺。必須由有關方面大力支援補充，才能解決此兩大問題。當我們三人將此一方案擬妥，面呈堯專員過目，甚為滿意。因為時局緊張，說辦就辦。除一面派出維族專人，前往奇臺、景化與碩三地，去跟烏專員、賈廳長、烏縣長等去取連絡；一面就派毛君強和筆者，趕赴迪化去覓槍枝與電臺。

代罪羔羊身價陡漲

因為向人求情，要電臺與槍枝，就得將游擊計劃交給有關大員們過目。不意這些大員們，自始至終認為陶峙岳，是可靠的西北長城。於今堯樂博士在大局逆轉情下，要在大西北打游擊，最有力而又又動的人，就是陶總司令。因而在他過日後，未徵我的同意，就直呈給陶峙岳。陶峙岳旋即變節降共。他一為卸責，二為邀功。俟彭德懷與王震二軍到了迪化後，即時將游擊計劃面

呈上去。游擊計劃後面簽名人是堯樂博士。但此時堯氏仍在哈密當他的民選專員。中共大軍甫行入新，還想拉攏與運用，維持東疆治安。當然不便給堯氏加上罪名。於焉我這個提案起草人，就被指名作為代罪羔羊了！

在彭德懷、王震、陶峙岳、鮑爾漢四人心目中：膽敢讓一省主席讓位，要一省總司令易職，當然就有頭號國特的資格；又發動新疆邊民，組織十萬反共游擊隊的人，當然具有一等戰犯的身份。此外再加上駐新十萬國軍的譁變，又是由我的籍貫所在地的哈密地方變起，同時也是毛君強上校當時服公的地方。他們四人又認為是我倆的共謀傑作。於是：彭、王、陶、鮑四人聯名下令通緝，並以黃金千兩作懸賞，要購我倆項上人頭。而我這個原僅是全省應任警政主管，身價暴漲，一躍而冒升為全省一號戰犯、頭等國特了！

（未完待續）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玖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幸、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玖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